

奇觚廬文集

奇觚廬文集卷中

長洲葉昌熾

克鼎釋

右克鼎文王命善夫克而追述其皇祖師鸞父善古膳字蓋其人名克而官膳夫周禮膳夫掌王飲食之官左莊十九年傳王取薦國之圃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杜注膳夫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據此則膳夫之秩甚卑似不當與冊命之列然小雅仲允膳夫與冢宰司徒並稱則小臣得邀異數亦所宜有所錫之田于埜于溼于康于匭于博原于塞山溼當爲陞之段匭卽偃字左傳規偃豬牧陞皋杜注偃豬下溼之地陞

皋水岸下溼爲芻牧之地康方言云空也其字从康康有虛
荒二義殆曠地之未耕治者歟博原廣平之地爾雅釋地廣
平曰原李巡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塞山當是依山有
阨塞者案古廬字錫女井家廬田于峻者古者八家同井中
百畝爲公田廬舍詩所謂中田有廬是矣卜下子非乃字當
爲飢之省文言有此田廬所以飢臣妾也案當爲古奴字从
女从荆省从井象女子犯刑兩手舂形說文奴婢皆古之罪
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皐隸女子入于舂槩昔三叔之封
土田陪敦備物典策之外又皆分以殷民此亦商奄之民之
類矣他如心古聰字其下一字案疑爲窻之異文琇于上下
琇當爲禱古者祭神以玉故字从玉敗當訓憂曰出敗曰錫

釐皆爲頌詞今余惟鑿書乃命鑿書彝器文如此者多鑿書
二字舊釋鑿京未確許印林釋上一字爲鑿竊謂下一字乃
鑿字市上一字仍當爲鑿左从藉省右从父也藉心當爲黃
璫黃古衡字經傳多言璫衡此倒文耳璫爲命之繁文舊釋
歸命二字殆非

釋鐙

說文豆部彝禮器也从𠂔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金部錠鐙
也鐙錠也二徐釋作膏燈段君謂鐙卽禮器而以豆部之彝
爲後人所增此說非也鐙字果爲禮器何以不隸豆部段知
其不可通釋之曰瓦器用於祭天廟中之鐙範金爲之故其
字從金然則禮器範金如尊壺之屬何以不皆從金乎竊謂

筭字自是許君舊文詩于豆于登釋器瓦豆謂之登其字皆
 當作彝登者借字公食大夫禮太羹清不和實于鐙祭統夫
 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其字並作鐙者亦假借字不當
 以此廢彝也然膏之器所以名爲鐙者以其形似禮器之豆
 其始當亦借彝字用之鐙字秦以後製非古文也顧古人用
 燭不用鐙何則古人照夜用燭其在地者爲燎少儀主人執
 燭抱燋鄭注未熟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云燭詩庭燎之光
 傳云庭燎大燭然攷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庭燎不可執今
 大燭言執則非卽庭燎可知蓋大燭卽周官司烜之墳燭後
 鄭釋爲大燭楊氏大墳補儀禮正義云墳燭可執之燭也庭
 燎不可執之燭也此其辨也其然之也以薪亦或以麻者司

烜氏共蕢燭庭燎古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賈疏云古者未有麻燭庭燎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然攷說文燧然麻蒸也楚詞七諫篴篴雜於廢蒸兮王逸注云泉嗣曰廢弟子職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說文蒸析麻中幹也然則燭實有用麻者先鄭之說殆未可非也古人用以照夜者大略如此至於膏燈始見於楚詞招魂曰蘭膏明燭華燈錯些西京劉子駿馮商皆有燈賦其製蓋肇於戰國而盛於漢至劉向說苑復恩篇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此漢人述春秋事便文及燈當楚莊王時固未有燈矣若夫鐙錠之分元應叟經音義引聲類有足曰錠無足曰鐙廣韻鐙字注引聲類此文而於上加豆字此爲鼻鐙不分之始案藝文類聚引呂靜韻集亦有此語亦無豆字則可

見廣韻豆字爲陳彭年史游急就篇鍛鑄鉛錫鐙錠鐙鐙顏師等所加非孫愐之舊也古注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缸有柎者曰錠無柎者曰鐙與李登同今所傳建昭雁足鐙據兩漢金石記云槃仰底覆中承以脰下卓三趾是有柎矣疑聲類之說未必盡然不知古人鐙錠二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觀廣雅錠謂之鐙可見有足之錠亦可通稱爲鐙祭統執鐙鄭注云鐙豆下柎也此雖謂禮器之登然今膏鐙卽古豆登遺制鄭以鐙爲豆下柎則無足曰鐙之說本未可信古器傳於後者惟博古圖以燭錠尙存錠名自餘則不論有足無足皆曰鐙矣同郡錢君冠瀛藏建昭雁足鐙拓本卽蘇齋所箸錄者也出以屬題余不能詩用作釋鐙一篇以貽之

釋幢

說文無幢字徐鉉新附旌旗之屬从巾童聲錢可廬李鯉齋
皆謂卽巾部之肯字按及部𦰇从及肯聲凡繫輦𦰇字皆从
𦰇聲則肯當爲苦江切幢宅江切非一字攷周禮巾車先鄭
注容謂檐車山東謂之常帷或曰童容鄭康成詩氓箋帷常
童容也釋名童容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又曰幢
童也其兒童童然也幢之本字當作童急呼曰童緩呼之則
曰童容蜀先主傳桑樹高五丈遙望童童如小車蓋今文選
東京賦樹羽幢幢加巾旁者亦童之俗字也顧其字有二義
一爲羽葆周禮鄉師及葬執纛纛卽翻字鄭注羽葆幢也爾
雅翬纛也纛翬也郭注今之羽葆幢舞者所以自蔽翬方言

翻幢翳也楚曰翻關西關東皆曰幢是其義也翳翻實一字與童雙聲通用詩左執翳則舞者一手可執而漢書高帝紀黃屋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南史齊後主有筋力能擔幢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則其制高出尋常軍中用之以爲指麾與執以舞者不同一爲帳極說文幢帳極也幢亦童之後出字極棟也橫施于屋之最高處帳幄四合象宮室故亦得有極其制可施于舟車檐車帷常卽車蓋也漢書班固傳撫鴻幢章懷注卽舟中之幢蓋以幢在蓋最高處故亦得舉以名全體幢又有橫植二義帳極之幢其橫義也西京賦都盧尋幢其植義也猶之說文訓杠爲牀前橫木而一部曰於旌旗杠兒此杠

卽爲植義與爾疋素錦韜杠同凡从木之字多有兼此二義者釋氏之幢亦取植義其初當與幡蓋等類同爲佛前供養以帛爲之至六朝始有刻石爲幢周鑄佛象或六面或八面蓋卽四面造象而遞增之故祇稱爲石柱若魏元象元年張敬謹造象齊天統三年標義鄉頌皆名石柱不言幢也魏興和三年李仲璇孔子廟碑陰有殄寇將軍幢主卜神景等此幢謂軍中之麾北朝軍職本有幢主之號與後人刻經稱經主造象稱象主建幢稱幢主者不同至隋開皇五年澤州東淑村造象幢始有敬造龍幢字刻石名幢莫先於此然猶未刻經也金輪建號崇信沙門波利取經西湖再譯開天以後天下精藍八觚林立遂無不刻經矣邢氏金石文字辨異據

孫伯淵說謂李仲璇碑幢字作幢當是古字並舉唐許州曹
彥幢吳越天竺寺幢爲證其實非也碑版從巾之字若帷幄
諸文往往从心當是操觚之士一時風氣未爲典要惟洪氏
隸續載魯峻石壁畫象小史騎持幢小史幢矛幢皆作僅此
實爲幢之假借字遼金石刻閒有从石作碰者蓋以刻石爲
幢故加石旁凡此皆出於經生衲子非有意義不盡釋云

跋趺尊拓本

此趺尊周器也趺爲人名古器如趺鼎師趺鼎師趺敦名皆
从趺趺字見石鼓文其來趺趺說文趺行聲也讀若敝一曰
不行兒又趺下云趨進趺如也段茂堂云趺趺本一字如水
部之湏湏竊謂段君說是孟鼎文故天異臨異卽翼字翼字

可省作異故从異从翼之字皆可通用歟

跋石刻無量壽佛經

無量壽佛經一卷唐紀王慎造列銜爲邢州刺史按唐書太宗諸子傳慎於貞觀中爲襄州刺史文明初累遷太子太師貝州刺史武曌之禍謫死巴州不言刺邢州賴此刻以補之唐時邢貝二州並隸河北道此刻造於上元元年七月下距文明改元十年當是由邢州遷貝州耳書法質厚古勁極似首山舍利塔碑後有歐陽詢書四字出自妄人臆刻其時率更已卒何從爲之操翰乎此本爲卽亭先生所藏光緒丁亥十月出以見示謹綴數言以誌眼福

內侍省造經幢跋

此幢在長安縣元和六年二月己丑內侍省造大中六年再立分八面刻第八面分兩截上截刻經下截刻衛洵讚爲他幢所未有讚中具葉速朽貝誤爲具捲石至貞捲爲卷之俗字元功不測下奪四字未刻萃編逕接銘曰非也第四面有數十字與全文不類與大中六年一行筆跡正同當是重立時補刻光緒丁亥十月客羊城節解偕孫君淩民袁君寄蛭出歸德門得此以歸越月付裴池訖題

跋常府君墓志

隋常醜奴墓志舊在興平縣崇甯寺壁閒今石已佚此本爲沈韻初孝廉舊藏今歸憲齋先生筆畫精整細如垂絲勁如屈鐵希世珍也翁學士跋二則與復初齋集所收不同此本

跋云昔在吳門見陸謹庭藏本字字完好而集中文云不甚
泐又云字畫太淺細則非完好之本可知蓋又在陸本外翁
所見先後凡三本矣諸七襄跋所稱曹司農者倦圃侍郎也
衍齋馬氏者華山馬寒中也光緒丁亥冬至日

跋張思文佛座記

右佛座記齊承光元年張思文造青州諸城李氏藏石承光
爲幼主紀元其年周師破晉陽齊主緯奔鄴禪位幼主正月
乙亥卽皇帝位改元承光此石以己丑刻相距僅十五日齊
主父子旋爲周將尉遲綱獲於青州南鄧村戎馬在郊猶媚
佛以祈福何其僨也

魏元象元年張敬造佛象幢跋二則

此石藏諸城王氏六面分三層刻上佛象中題名下序讚經
幢之先河也序云通夫去地九尺通夫槩摺之詞猶言都凡
提封造象人爲高密東武平昌三郡官吏考魏書地形志三
郡皆屬膠州東武平昌先隸高密爲縣後置郡黔陬夷安亦
皆高密縣賈還以州主簿帶黔陬戍主蓋以文吏而領戍兵
也筆法精整在北碑中殊有神韻師鄒室主自白下歸出此
爲贈因歡喜讚歎而書其後光緒十四年戊子重陽前二日
記

造象有四面刻者蓋連碑陰及兩側言之或方平如柱非幢
也孫氏訪碑錄有洛陽白馬寺造象幢無年月以爲宇文周
刻又曲阜一幢并無題字以爲隋刻皆未可信唯此六面周

遭刻具幢形又造自拓跋氏不獨爲五百經幢館所藏最古諸家著錄亦無前於此者矣其時石幢猶未盛行故序文但稱石柱至天統十年邑義張市宣等造義墳義堂石柱則眞廣雅所謂楹謂之柱趙氏續訪碑錄轉題爲幢非其實矣同日又記

跋唐下邳郡林氏夫人墓志

唐下邳郡林氏夫人墓志河南褚符撰筆迹遒媚酷肖登善閩中唐刻惟此與李陽冰般若臺題名劉鏞經幢爲最古王德甫侍郎著錄年月皆闕据此本則夫人以大中七年十二月卒年四十八歲葬於九年五月尙釐然可攷其餘補釋尙數十字是德甫所見本不逮此拓遠矣孫氏大中二年九年

一石兩收尤疏舛之甚者也光緒辛卯三月

跋古磚拓本

曾蜀章同年見示古磚拓本方徑二尺許其文曰富貴昌宜
宮堂意謂陽宜弟兄長相思毋相忘爵祿尊壽萬年或疑年
字不協釋爲惠萬邦然古文邦字从田亦从丰古封字所
謂封邑爲邦也無有从土从丰者此磚思字忘字下皆从心
不應惠字獨異古江韵皆入東冬鍾韵亦不與堂兄等字協
先字雖入眞諄臻韵亦時有轉入耕青清陽韻者如莊子可
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延年年字與生字韵是其
例也易乾文言潛龍勿用陽氣潛藏韵見龍在田韵天下文
明韵坤象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韵乃順承天韵坤厚載物

德合无疆所用韵例亦與此同是釋爲年字轉可相協蜀章博雅好古敢質所聞以爲何如壬辰重陽前一日

天發神讖碑跋

謝禮卿藏本

此碑前人著錄皆謂華嚴文皇象書惟宋周暉明盧公武定謂蘇建蓋以禪國山碑後署建書與此碑同時立也然國山嚴整此碑險峻以書勢論未爲一家建業之建左旁从元國山碑建字从正此碑東字中畫微斷不合小篆而國山碑不然是未可遽定爲建書也案吳志虞翻傳裴注引會稽典錄孫亮時山陰朱育少好奇字依體象類作異字千名以上隋書經籍志異字二卷朱育撰汗簡屢引朱育集字或云集奇字或云集古字碑云遣建忠中郎將會稽陳治解十三字治

與育同郡意者傳朱氏之學者乎又案略統傳以功曹出爲建忠中郎將則此官在吳時爲外秩朱育仕至東觀令與碑末結銜合其初仕爲郡門下書佐古人書佐一職必擇名翰漢華山碑察書之郭香卽書佐也隋栖巖道場碑亦爲書佐賀德仁書也頗疑此碑卽爲育筆顧自董廣川黃伯思以來無言之者圖經次寥孤證僅在質諸禮卿前輩得毋笑其鑿空邪光緒甲午上元日

高延福墓志跋

舊唐書宦官傳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內官高延福收爲假子此卽延福埋幽之文也誌云以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終於來廷里之私第按舊書本傳力士於來庭坊造寶壽

佛寺鐘成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又按長安志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年捨爲寺又云丹鳳門街東來庭坊內侍高延福宅來庭卽翊善所分當是其第跨有兩坊之地非父子各占一宅也延福卒於開元中尙未捨爲寺撰文者爲麗正殿修撰學士孫翌當時朝臣若宇文融李林甫輩皆因力士弋取高位翌覲顏諛墓而攷其仕履止於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集賢卽麗正所改然則撰此文後未嘗遷一階也亦何益哉

杜秀墓誌跋

五月廿八日

石微橢首如圭額四行十一字橫列圭首秀字侯英恆州口邑人邑上泐一字按舊唐書地理志鎮州歷代爲常山郡義

旗初置恆州領眞定石邑行唐九門滋陽五縣天寶元年改常山郡以此證之所泐當爲石字秀卒於貞觀十年葬於調露元年其時尙未改常山故石邑仍隸恆州也志又云與夫人馮氏合葬高遷村北西臨洹水按說文洹水出常山石邑井陘東南入於泝漢書地理志石邑下曰井陘山在西洹水所出志所言與之合文字頗好奇如云標贊望於堯圖贊爲贊之駁文說文贊分別也贊望猶言族望之所別耳又云聲翯滿席翯字見玉篇云羣鳥弄翯也廣韻翯翯飛聲蓋弟以代飛字虬戶篠騶不自宋人始矣

孫眞人祠華表醫方跋

五則

光緒庚寅游廐肆得此刻紙渝墨敝不可觸手鐫置行匿者

六年矣今春見子病癒檢點經方命工裝之按齊武平六年
龍門道興治疾方王氏萃編云碑內諸方又見耀州石刻大
小三碑存字闕文與此悉同無標題年月今以此拓證之皆
合則此爲耀州石刻無疑矣明馬理千金方序謂耀州碑是
孫子之徒刻於華表此刻四紙適當華表四面惟蘭泉所見
云三碑若以一碑當一面祇有三面今本四面而以校道興
方轉缺療瘡療卒狂言鬼語療噉療反胃療發背五方不可
解也王氏據碑千金秘方四字謂千金之名不始於孫思邈
按隋書經籍志有徐世英千金方三卷亦六朝人也丙申四
月記

龍門治疾方余亦有拓本兩刻之外尚有臨桂劉仙巖養氣

方宋宣和四年晉江呂渭刻張丹叔中丞自粵西入覲以臨桂諸山石刻遍貽京朝官余亦得之若謝氏待訪目所錄宣化廳壁療病方佚不傳矣

此刻多古字蘭泉所舉干洩醪留等字是矣療生庖方黍米一合淨洮按洮卽淘之古字爾雅釋訓溇溇淅也郭注洮米聲一切經音義卷七引通俗文淅米謂之洮汰書顧命洮類水馬注洮洮髮也然則古淘字皆作洮廣雅釋訓淘淘流也淘乃滔之異文耳又療瘡腫風入方酢澱酢卽醋澱卽醴爾雅釋艸葳馬藍邢疏今之所謂澱也卽此澱字說文黑部黹謂之塗塗滓也又水部澱滓塗也滓澱也然則澱黹同字但澱之本義爲染緇之涅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是其義

也小徐繫傳云今之青澱澄澱所出則藍所出者亦得借用
澱字今作靛迺俗字也又療惡刺方消膠和洎沙塗洎字本
草作礪集韻女交切或作礪按說文洎水出汝南新鄴入潁
蘇計切與礪字音義迥別竊謂礪沙味鹹出北庭斥鹵之地
其字本當作鹵後或加水作洎又誤爲洎至从石之字更後
出其他如樊石之樊卽今礬字齊內之齊卽今臍字余見日
本所刻唐卷子本醫心方正與此同惟樊字从火作樊迺其
駁文耳

豬牙阜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
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燉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固牙
髭髯黑誰知世上有仙方此江少虞類苑所記西岳蓮花峰

斷碑齒藥方也見焦茲筆乘亦石刻之佚者

安陽金石錄引鄴乘云孫登石室在縣西南四十八里熙甯中嘗有人得小碑於洞中刻藥方數十通此亦佚方之一也又案讀書敏求記千金寶要八卷宣和六年河陽郭思買巨石鐫之立於華州公廨吾家藏墨刻舊本字畫完整遵王此本不知流落何所蘭泉淵如諸公皆未箸於錄訪之關中打碑人亦無有知之者古刻日稀安得好事者訪而出之丁酉上元後八日幡瓠叟記

張通妻陶貴墓誌跋

張通妻陶貴墓誌世所傳皆重開本此石舊爲甘泉岑建功所藏今歸南陵徐積餘太守拓以見貽遒勁婉約鋒穎如生

庶幾廬山眞面余攷韋述兩京新記東門北慧日寺本富商
張通宅開皇六年捨而立寺通妻陶氏常於西市鬻飯精而
價賤時人呼爲陶寺今此誌亦載慧日寺與述所言脗合夫
通夫婦不過販脂洒削之儔而以佞佛之功附名地記千餘
年後幽宮片石又復出而印證好古者摩挲鉤攷得以詳其
姓氏不可謂非幸也通結銜題大將軍昌樂公府司士行參
軍案隋書韓擒虎傳擒虎弟僧壽周時從韋孝寬平尉迥有
功授大將軍昌樂公卽其人也僧壽入隋進爵廣陵郡公改
封江都郡公煬帝卽位又改封新蔡郡公陶之卒在開皇十
七年而通之府主猶追書周爵者案銘云名重義妻行高節
婦則通實先卒是時僧壽猶未改封也進爵廣陵史無其年

開皇指宅通尙無恙其在六年後乎隋百官志王公府屬有
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柱國無水曹上大將軍大將軍無
田曹鎧曹上開府又無法曹士曹僧壽位大將軍故猶得有
士曹司士卽士曹也通爲富民而亦策名府屬或以幸舍而
進身或以高貲而鬻爵未可知也志又稱陶丹楊丹楊人案
隋大業初始置丹楊郡所屬僅江甯當塗溧水三縣無丹楊
縣且開皇初尙未置郡則志所稱尙係晉宋舊縣其族望也
觀銘中作牧九州垂門五柳亦引士行靖節爲重可見丙申
中秋前三日

梁師陳墓志跋

唐梁府君墓志垂拱四年朱賓撰文鄭莊書與王居士磚塔

銘同出終南山梗梓谷書法遒麗亦在伯仲間朱寶署四品
孫莊五品孫攸舊唐書職官志以明資入仕者有品子勳官
之屬自一品至從五品蔭官有差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
上蔭孫三品以下五品以上適合蔭孫之例故自署如此宋
王禹偁詩云有客忽投刺自稱一品孫則宋時尚沿此稱也
師陳終于澤王府主簿澤王者高宗第三子上金也載初元
年死金輪之難時師陳已前卒不至株連如漢龔遂王式幸
矣夫夫人晉昌唐氏魏唐契七葉孫魏書契無傳惟唐和傳
云涼州李嵩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避難伊吾臣于蠕
蠕後來降爲蠕蠕所逼戰歿子玄達始與叔父和歸闕拜安
西將軍華州刺史契及身實未嘗仕魏志所云驃騎將軍本

郡守或遙授或追贈故史不書此本爲南匯沈肖韻茂才家傳至寶椎拓精妙平生所見三本以此爲甲光緒丁酉九月肖韻南歸似裝將發爰題數語歸之

越月得天寶九載石彌勒像贊後有五品孫孟令瓊姓名益信唐時門蔭皆以結銜可爲此銘之證緣裝再記跋東坡石刻

執風前輩有侍史田某定州人通書翰工椎拓執風行滕所至輒攜蠶蠟以從荒厓古刹穹碑斷碣裏糧訪拓不憚幽險以是執風藏碑甲天下執風解組南下田亦歸定州以坡公雪浪石銘及題名一通裝巨幀乞題題名共十二字曰蘇軾李之儀孫敏行同訪

象老

東坡出帥中山日有次韻滕大夫雪浪石詩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又一首云且憑造物開山骨已見天吳出浪頭皆詠此盆也滕大夫字興公與曾仲錫同爲定州倅李之儀字端叔孫敏行字子發是時同在幕府端叔辟掌機宜文字公餘唱酬相得甚懽公至定州在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年卽改惠州安置則訪象老一刻當亦在紹聖初元也光緒己亥中秋前五日

淳于儉墓志銘跋

淳于儉墓志銘出山左某縣師許以拓本見示高一尺九寸

四分廣一尺一寸八分無蓋淳于儉墓志銘六字卽橫列上方大徑寸許文十三行行廿一字誌云君諱儉字德素冀州清河人也清河郡北魏屬司州隋屬冀州儉卒於魏當云司州而云冀州葬在開皇八年從後追書之耳又云出身爲魏廣陽王開府記室永安元年加殄寇將軍攷魏書列傳廣陽王建間薨謚曰簡王子石侯襲薨謚哀王子遺興襲薨謚定王無子以石侯弟嘉紹封嘉薨子深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後爲葛榮所害子湛莊帝初襲封莊帝元年初稱建義旋改永安儉爲記室旣在永安以前則是深之記室矣莊帝初立追贈深司徒公謚忠武故儉亦進爵也殄寇將軍階第八品見官氏志其卒年六十三與妻武威孟氏合葬於磐陽城

西南黃山東北孝水裏按魏書地形志齊郡有盤陽隋書地理志北海郡臨朐注云舊曰昌國開皇六年改爲蓬山又置般陽縣大業初改曰臨朐并廢般陽入焉此在開皇八年般陽旣置未廢之時正與史合惟字當從隋書作般魏書作盤此作磐皆異文耳前溯受姓有云高門待封果容駟馬之車炙輠無厭受拜萬乘之主一用漢于公事一用齊贅壻事按廣韻十虞于字注云周武王子邗叔以國爲氏後去邑爲于此于姓之始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杜注淳于州所都城陽淳于縣也此淳于之始溯厥源流胖然有別豈可合而一之蓋譜牒之學之不講不自今始矣

趙劉蔥石藏題宋石經

石經惟唐開成刻尙在西安府學宋南渡後椎場本不易得
士大夫貴蜀本顧蜀石今已佚樊榭蘇齋所見僅毛詩殘字
虬龍片甲幾與漢熹平殘碑並重曩在都門值會典館先友
王文敏公袖拓本一束見示文敏故好談諧曰此魏正始三
體石經也山左新出土一行古籀一行小篆一行隸書其文
象科斗形皆上銳與薛尚功王復齋所撫彝器文字無以異
也當時黃仲弢蒯禮卿諸公皆在座但摩挲之而不言此後
收藏家亦未見箸錄兩宋石經爲時差近高廟御書武林已
靡有存者汴石更久佚吳山夫曾見易書周禮五碑卽陽湖
孫氏訪碑所錄周官一石在陳留易書二經在祥符孫氏書
例但見拓本祇云某氏藏此三經分繫兩地當時殘石尙在

可知但僅僅五版今亦不知其存否余從滂喜齋得周官紙
皆天官冢宰文藏之篋衍敝帚自享今蔥石參議得山陽丁
氏六藝堂藏本裒然四巨冊七經三百九十一紙煙墨蒼黝
如古璆佩的是元以前拓本海內藏二體石經者此爲海若
矣以之鎮庫足傲竹垞堊浦所未見可不寶諸癸丑新春書
於滬上瓠樓小築時年六十有五

劉猛進墓銘跋

前陳散騎侍郎劉府君墓銘廣州新出土辛亥國變王雪徵
廉訪攜以歷海船載至滬癸丑客次出打本一通見餉其石
分兩面刻面各十六行行三十一字字小而道密與甯贇碑
文字如出一家但有奪字並多省筆聲牙難讀按文云猛進

彭城綏興里人楚元王文之後文字自爲交之駁文彭城雖通爲郡望然攷梁書諸劉劉孝綽劉苞劉慧斐諸傳云彭城人也而劉孺傳則云彭城安上里人此銘旣書郡又書里書法正與孺傳同蓋自其祖父宦轍由郢而越遭世多難乖首邱之願詳書里貫不忘先河之義也自起家以逮除授備書年月日此他志石所無者祖曉以梁天監二年癸未七月廿五日除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桂陽太守其下云遂經九載值辰作殃集苑於桂陽之任以甲子推之梁武帝天監十一年歲在壬辰其卒年也桂陽爲隋之郴州攷之隋書地理志桂陽郡平陳置郴州大業初復置郡梁書武帝紀帝卽位追封弟融爲桂陽郡王又桂陽嗣王象傳叔父融無子天監

元年以象爲嗣襲封曉守郡卽在其後一年如志所言在任九年不爲不久民安其政去而見思錄其循良良非溢美而姚謩不登於良吏非有此石曷補史闕六朝軍號猶唐宋之有散階統施於文武按隋書百官志梁初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共二十四班以班多爲貴此銘宣遠宣遠洪烈武毅共四號宣遠爲十三班武毅爲六班初無宣遠其後更加刊正大通三年移宣遠別爲一班遂增宣遠振遠等號武毅亦列爲十武之一號

威武猛壯等號號有十字各爲一班

均非舊制矣惟無洪烈

梁陳之閒江表鼎沸置君置官皆如弈棋朝令者夕或改宜史之不詳也父仕口仕下一字泐以太清元年七月十六日除邵陵王常侍正階縣令邵陵王武帝子綸也正階隋之始

興縣隋書地理志始興下注云齊曰正階梁改名焉以據此志正階之名梁沿齊舊太清之前初未嘗改大寶以後救亡不暇隋志所言殆未可信銘又云承聖三年甲戌八月十七日除始昌縣令永定二年戊寅十月廿五日除歸善縣令承聖尙在梁末永定已入陳初始昌隋并入四會歸善帶龍川郡均見地理志即今惠州也猛進以太建四年壬辰十月廿七日除散騎侍郎綜厥生平毗逢梁季孩遇分崩臺城江陵之難也歲丑之災當謂歐陽紇之叛隋初韋洸度嶺卽在陳亡之歲是歲值己酉非丑也蕭穀蕭勃兩次兵禍及其時更參差不合按陳書歐陽傳顧子紇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久在南服高宗太建元年下詔徵紇紇懼舉兵戰敗伏誅又按廢帝紀慈訓太后詔書數帝罪有云

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光大之末太建初元正當子丑之際嶺外兵興越民塗炭非其時乎此志所謂災也其歿在大荒之歲建酉之月釋天大歲在己曰大荒落隋高祖開皇五年值乙巳其時尚未平陳嶺外州郡非隋有志文不當稱大隋自當爲十七年丁巳八月無可疑者梁陳皆書紀元而於隋年獨變文書甲子陳亡未久喬木世家猶有故君故國之思旣曰決命家園不欣冠冕言乎其不爲隋臣也又曰開路遞遐彌綸所覲言乎其尙非隋土也篇中雖曰大隋標題特書前陳其義尤微而可見不先不後出於桑海之交千載之下摩挲貞石有同感焉陳祚不永又嚴碑禁海內石刻稀見箸錄此石在甯贇碑前雖爲隋刻未忘陳志巍然

片碣不與光大定界碑同爲瓊寶也哉

又按其文比物連類固是當時風氣然有難於索解者
卽如雁門牛哀未爲僻典而其意則不可得詳也刳麟
之刃用枿鳩雛自是牛刃割雛之義然猛進實未嘗從
政甲士丙位中丙當第其高下言位不副才也望禰取
吸禰俗幡字吸當爲首級之級此用關侯白馬斬顏良
事傳所謂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是也非
人非勇人仁同字論語仁者必有勇反文以見義屈莖
之莖或是莖此四句述降生之祥然則屈莖猶言屈軼
嘉禾增艸紫莢去艸皆俗字祺誦與懽謳對文或以同
音借祺爲祈此類非一略舉其隅其所未詳不敢曲說

香泉寺經幢跋

尊勝陀羅尼經先序後經經中閒咒唐初刻皆如此其後稍閒而無序至開元以後遂有但鐫咒者謂之眞言幢此幢在口口縣香泉寺唐開元十六年比邱法明造六面刻一三六面面十五行二四五面面十六行行皆四十四字前無序後有記

他幢卽有記皆紀年月姓名爲紀事之文此記附經而行

姓爲紀事南陽張承福奉禧

述雖非完本然余藏唐幢多至百餘通從無經後有記者會稽顧君鼎梅訪碑蘭若親至幢下摹拓不遠千里郵筒見貽桑海餘生見所未見喜可知已據記述張在長安逢百濟僧贈此經受持如意二年三月廿三日腳氣衝心死在冥途見故懷州刺史韋太眞得釋還張韋兩唐書皆無傳此記出於

浮屠氏自神其教事之有無人之顯晦不足論然攷郎官題名石柱戶部郎中有韋泰貞在劉國口之下盧德師薛克構之上又攷新書循吏傳薛克構爲薛大鼎之子高宗永隆初任郎官永隆元年下距如意改元不過十年韋在薛前其歿蓋未久也泰太同字唐時郎官外轉卽爲刺史此紀所稱韋太真卽其人當可信不書郎中當是終於懷州刺史之任戶曹其所歷官也又百濟僧自述行至西州赤亭磧邊賊剽劫尋至庭州云云攷元和郡縣志唐之西州庭州皆屬隴右道本漢車師高昌壁也貞觀十四年詔侯君集討破麴文泰父子以其地爲西州由庭州至西州五百里此僧自東而西爲其歸國經行之路文泰雖平餘孽未殄伏戎於莽荒殘道路

固宜有警元和志庭州下亦云爲賊攻掠蕭條荒廢知僧言爲不誣矣自唐開元至今千有餘載文字完整芒刃不頓有如新發於硎年月下有書手卽寫經人也惜下字已剝蝕姓名闕如不得與鄔彤胡季良輩分經生一席豈身後之名亦有數奇邪

宋拓張長史郎官石柱記跋

王敬美一本今歸王子展觀察以此本對勘碑首多唐字及不朽者也字作矣此外又得兩字大總其綱王本綱作綱以祐生人王本祐作祐綱字祐字同爲駁文但王本束帶矜莊此本如公孫舞劍神光離合生氣遠出正與艸聖源流合湘齡先生訂其異同舉河南屈集臣鐫六字以少林寺同光

塔銘爲證定爲西安真本精鑒不磨唐時鐫工傳世如萬文韶史子華之類所鐫皆非一碑余所見大證禪師碑亦屈集臣鐫又徐季海碑刻字河南屈下一字泐徐碑貞元十五年建後此石五十餘年河南屈氏殆以鐫字世其家與宋關中安氏正同撰人陳九言姓名並見御史臺精舍題名記楊慎餘記作慎題名作晉古今字慎餘兄弟三人一曰慎名一曰慎矜新舊唐書皆書作慎楊慎矜御史臺題名凡四見其字亦皆作慎此其自書猶分隸艸之不拘也長夏在子展齋得見王本今此本又置寓齋帑月摩挲展對積薪居上可以傲蘇齋已丙辰九秋

聽雨樓藏帖嵒峨周立崖侍御所刻繼歸同郡顧南雅通政
沈先生濟之復得之於顧氏今先生歸道山十餘年矣哲嗣
子良孝廉以拓本見貽且曰蒲褐山房詩話稱侍御取褚顏
蘇黃米蔡先勒於石今此帖有趙承旨一家其續刻耶抑蘭
泉侍郎之言有未審邪余喜藏古刻所到以蠶蠟自隨獨不
喜二王帖太清大觀諸本轉展鉤摹已非真跡何論潭絳以
下侍御此帖斷自登善舉世所稱黃庭樂毅皆從蓋闕其識
遠出鴻堂渤海宜先生之寶之也猶憶弱冠時見先生於
校邠夫子座盎然粹然古君子也流電飄風頓悲宿草俯仰
疇昔況也永歎時光緒十六年六月記於宣武城南

急就奇觚與眾異魏晉以來斯道殆絕隋碑有兩派其一方嚴精勁上承北周趙芬賀若誼諸碑是也若曹子建章仇禹生造象沈著之中兼帶飄忽結體雖平波磔飛動有似倒薤此派上承北齊從小篆出而參以章艸之筆者也唐碑唯武曌升仙太子碑尙有伯度遺法世之論書者以其煽處不甚重之此外唯明初宋仲溫號擅塲繼之者上海顧研山從義允推後勁曩在里中中江李香巖丈以此帖精拓一本見貽惟恐明珠之闇投也媿以一字曰此所謂章艸也世無有知之而好之者矣及余爲溯其流別迺大喜訂忘年之契焉今香巖墓艸已宿廣陵一曲無復人閒而伯齊同學能知之而好之且善學之是亦今之仲溫也使香巖而尙在得不把臂

入林邪光緒庚子臘月四日

跋耆介春摹刻澄清堂殘帖

南唐後主雅好翰墨建業文房及澄心堂皆其藏書冊府馬
令陸游諸書具在無所謂澄清堂也自董香光孫退谷誤讀
東觀餘論以澄心爲澄清以伯思所見十七帖爲此帖李代
桃僵此帖遂超出昇元之上王損庵鬱岡齋筆麈辨之甚詳
此本爲伯齊同學所藏從退谷本出與香光摹於戲鴻堂帖
者微有不同體勢飛動仍不失醇古之意其祖本自是宋時
佳刻卽此本亦不失爲虎賁中郎覃溪至詆爲坊賈所刻又
謂不及肅府帖恐非定評香光退谷皆精於鑒別覃溪書法
亦自命山陰嫡乳其立論不同已如此甚矣鑒古之難也

題汪星臺家藏經訓堂法帖跋

此帖爲畢氏初搨足本曉山編目又經胡君孟雲校訂如治勞絲條理顚若今人能於故紙堆中自出手眼精心鑽礪吾見亦罕然原目脫譌尙不盡於此又拈出若干條以補孟雲之遺韋齋其爲我質諸孟雲以爲何如也

第三冊

朱文公城南二十詠 謝在枚跋 枚誤釋當作杭謝肇淞字在杭福建長樂人明萬歷壬辰進士著小草齋集此跋下正有小艸叁印

宋黃晉卿城南齋記 宋字誤黃文獻元人宋之王晉卿名詵見東坡集非江夏之黃也

第四冊

白真人札 下脫箕尾叟一跋箕尾叟老鐵也亦自署東維
叟觀下押李黼榜第二甲進士廉夫二印可見

第五冊

元趙文敏太湖石贊 此下尙有蕭子真贊題董元溪岸圖
題洗馬圖目皆闕

第六冊

趙文敏書歸去來辭 宋元禧跋 禧誤釋當作僖所題爲
七絕一首亦非跋也

康里子山札 札後五律一首失載

饒介之蕉池積雪詩 此非介詩也張伯雨原唱一首劉師

魯和二首皆刻在前後一跋迺饒介作此但據最後題款著錄未讀全篇致有此誤

第八冊

虞雍公誅蚊賦 作者雍公書者道園其六世孫也目未能分析

魯叔重跋 此跋後署和林魯威叔重父鈴和林魯威氏方印當是元之色目人魯威其氏非姓魯名威也

鄭明德誅蚊賦刻石疏 此文亦爲道園書而作當附四跋之下不必另起爲一目

沙門大祐七寶泉行實 此爲慧順和上作原題曰七寶泉順庵主行實七寶泉三字可節順庵主不可節下姚少師

七寶泉塔銘同

第九冊

唐六如詞二十四首

詞當作曲亦無廿四首誤以
換調爲一首也

第十冊

明陳魯南南朝古寺詩 首二句云曠野南朝寺崇因古法

壇後自題同東橋中丞此與顧華玉游崇因寺詩也不可

杜撰題目或但題陳魯南詩轉無不合

王雅宜五噫歌 噫誤釋當作憶涉梁鴻五噫而譌

宣統元年立秋日幾希野叟

士禮居咸宜女郎詩冊跋

代

咸宜女郎詩一卷 薊圃先生與朱慶餘集同得於蘭陵繆氏

驚爲奇秘先生遺書盡歸汪氏藝芸書舍藝芸散後盡爲聊城楊氏所得常熟瞿氏得其畸零今朱慶餘集在瞿氏而咸宜詩則已入聊城矣曩余奉命視學山左屢欲登海源閣一尋宋塵之鴻爪而簡書促迫竟未獲探其寶藏今觀先生此冊益增余悵惘云光緒戊子六月

又自作

堯圃先生每得一秘槩必繪圖徵詩有得書圖續得書圖再續得書圖皆十餘帙每圖標四字爲題如三徑就荒圖得蔣篁亭所藏三謝詩而作也襄陽月夜圖得孟浩然詩而作也蝸廬松竹圖得北山小集而作也此圖題曰元機詩思當亦爲得書圖之一余及門江生建報編堯翁年譜已脫稿矣以

余粗知士禮居舊跡屢來問得書圖欲盡知其名而余愧無以應也今其圖尙有存者乎先生藏書題跋鄭盦尙書輯刻六卷余友繆筱珊太史續輯得數十首余亦得二十餘首聞先生自著有所見古書錄今尙有遺稿乎尙得彙而刻之以成黃氏一家之學則宋廛之書雖亡如未亡也豈非大快事哉光緒戊子六月望後一日

影宋本六帖補跋

貴陽羅質庵主事黃再同太史聞益文堂書估自關中歸頗有舊籍約聯輿往觀發篋陳書撻其尤者再同得趙寒山校說文五音韻譜明人輯楊文靖還山遺稿及此楊伯岳六帖補皆秘笈也余謂伯岳書自淳祐甲辰刊於衢州郡庠世無

別本尤爲可寶四庫全書小學類有九經補韻一卷亦伯岳
撰而此書未箸錄此書自題代郡楊伯岳彥瞻集而提要稱
楊字彥思周密雲煙過眼錄又作彥德當以此書自署爲正
其書多采小說及詞賦家言漢以前書絕少然間有稱引者
殊較今本爲勝如卷一引淮南覽冥訓朝發櫛桑暮入落棠
此言日所出入今本暮作日案朝與暮對文則暮爲是矣又
引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抱珥蜚蜺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
有黑氣之變也今本黑下奪氣字如淳曰凡氣在日上爲冠
爲帶今本作氣食日上不可通帶作戴則爲俗字皆當以此
本正之又引說文霸早霜也竹入反案今本說文霸寒也从
雨執聲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阨都念切兩讀不同竊謂

載既執聲則自以讀竹入反爲長彥瞻所用蓋舊音也又卷
三引何平叔景福殿賦夏無炎暉今本暉作燁卷八引莊子
黃帝之所聽瑩也今本瑩作熒亦不同卷十一引山海經尤
多可據其云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
腹文曰信今本作翼文曰義背文曰禮磬山有鳥名曰摯鈞
今本作摯鈞踰次之山有鳥曰橐蜚食之不畏雷今本食作
服尙未可定其優劣至如今本獨山末塗之水出焉其中多
螭蟠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此本翼作鬣夫魚何得有
翼則作鬣者是矣欽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牙名曰當康此
本牙作介康作庚庚康古今字介卽甲字言形似豚而背有
甲若作牙則豚自有牙旣似豚矣何必更言有牙不可通矣

此所謂一字千金者也每半葉七行行大小皆十四字卷中有沈顗朗倩及朱臥庵藏印沈明季吾郡人工畫曾爲僧返初服見讀畫錄臥庵新安人彭躬庵爲其母撰墓志稱臥庵學問淵雅能通天文術數余見其所藏書甚多此書老臥正氣堂印在家道人諸朱記皆其所鈐也光緒戊子十一月廿三日

元刻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跋

右書不署撰人名趙字下但云虞伯益之後十三代至造父周穆王賜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而於耶律稱大遼完顏稱大金葉姓下云葉夢鼎宋末與江古心同在相位則似元初人所爲元起朔漢是以尊遼金而黜天水然書中遇宋諱如匡

字嫌名如桓字又皆闕筆疑不能明意者此書宋時坊肆通行流傳至北金時已有翻刻卽加改竄至元復遞有增益平每卷以十千分集今僅存自己至癸五集癸集復亡其半然所采宋時士大夫嘉言懿行甚備殘圭斷璧殊可寶也光緒己丑正月十二日

鈔本任川獨學甲午雜詠跋

光緒己丑正月黃再同太史得於廠肆每冊有金侃亦陶印初疑侃之遺稿既閱中有畫梅詩自敘云先貞孝所畫墨梅超古絕今仲父繼之正似友仁之於元章又自署其名爲曾案蘇州府志金俊明字孝章長子述字祖生少子侃字亦陶靜志居詩話孝章旣卒門人私謚貞孝先生平生好錄異書

靡閒寒暑子侃繼之矮屋數椽藏書滿櫝皆父子手鈔本作
者稱侃爲仲父以元章友仁爲比自是貞孝之孫述之子汪
茗文作貞孝墓志銘稱有孫三人而不著其名此序雖出一
曾字而曾上下有字與否不可攷矣集中有七律十首其前
題云東坡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余生癸卯屆乙未之歲
適當其年則知其生在康熙二年癸卯又有生辰寫懷云我
生三月之幾望則知其覽揆之辰爲三月十四日又放歌章
其首句亦云吾年五十復有三是其詩確爲乙未歲作而名
其集曰甲午殊失其實又有憶洞庭詩云諺云東洞庭此莫
釐峯耳吾往來其閒三十年於此則知其嘗居洞庭東山又
云邇來據小樓八榻置書史樹色接吾目矮窗面虎阜又有

山塘館樓詩則知其時家虎邱貞孝先生春艸閒房舊在郡
城雙林巷觀此兩詩則早易姓矣集中有恭謁先祠感悼藏
書散失詩又有句云書經散盡猶三篋又云散盡藏書始是
貧則非惟老屋不能保并藏書亦蕩爲煙埃矣其言之怫鬱
而不平也宜哉

舊鈔本後村居士集跋

順德梁君伯鸞以所藏舊鈔本後村集屬爲審定前有跋語
一葉稱得之海鹽友人家椒升處椒升姓黃氏名錫蕃吾郡
黃紹甫先生嘗從得古籍以同姓每稱爲家椒升又有余友
顧抱冲及華陽顧氏云云抱冲爲澗蘋堂兄華陽主人名珊
號聽玉皆富藏弄而與堯翁友其書先後皆歸黃氏則此跋

之出蕘翁無可疑也蕘翁又述椒升言此集爲呂无黨手鈔
无黨名葆中呂留良之子余所見呂氏鈔本遇留字皆缺筆
此集卷二挽陳湖州詩留字正缺末筆版心又有講習堂字
其爲无黨手鈔又無可疑也卷端有思贊寒中衍齋諸印櫟
詠川朱記知此集先歸插花山馬氏由馬氏轉入烏夜村張
氏其人張古餘太守家則在士禮居後矣藏弁源流歷然可
考伯鸞其寶藏之

元刊分門瑣碎錄跋

殘本六卷

此書陳直齋著錄居家必用之類也同宗煥彬吏部據陳日
華自序謂與溫革所撰別爲一書良是然卷首木圖記云是
編削去重複與元本不同則并非陳氏之舊矣東澗翁有此

書絳雲一炬種子斷絕此本來自海舶雖斷珪殘璧彌可寶
貴宜子梁觀察奉爲枕秘也子梁嗜書如性命仲夏歊暑日
與煥彬走廠肆病內熱幾殆有以好書爲戒者余爲斷章誦
思適居士復翁詩云死生有命語則云與書曷啻風馬似古
人地下倘有靈莫斷書中真種子果爾黃鐘律乍調見天地
心霍然起

題王文恪斯文贈言冊後

明憲孝兩朝吾郡詞壇最盛王文恪吳文定實爲祭酒三百
年來文采風流彫竇盡矣卷中諸公周原已本無後文恪哭
原已詩云菊本無田甯有倖杏雖有子總成殤此可證也其
餘如徐仲山中丞陳玉汝副憲李貞伯太僕馬宗勉太常雲

仍皆不可攷畸艇之後雖有文毅終亦闕如惟莫釐王氏世食舊德淵雅父子皆以文章著名於時今第卿前輩偉坊碩學克繩祖武將出文恪之業復見於今豈僅如王方慶之藏右軍書哉展卷三復肅然敬歎光緒己丑長夏

題張氏傳家墨寶後

小林表兄出示其先世遺墨一爲慈源先生遺屬一爲淪齋先生諭帖慈源公有六子其長卽淪齋先生諱孝時小林之六世祖也其季諱孝同昌熾大母張太孺人所自出昌熾垂髫時每於歲首侍太母歸謁影堂見有勝朝衣冠者大母一指示曰此某公某官清介世德耳熟能詳今小林旣爲先世建祠修墓又置祭田百畝以爲祭酒之費年逾六十神明

不衰不獨淪齋公之門業可以復振卽孝同公一髮之繫亦
惟君是賴孝友之風無忝厥祖如張氏者可以風矣時光緒
庚寅二月

跋顧南雅李子仙墨跡合璧卷

吾郡書法濫觴竺塢文氏當時若陸子傳彭孔嘉已稱具體
遞傳至國朝資研何氏實爲繼別之宗子顧李兩先生繼
何氏而起一以秀勁勝一以超逸勝異曲同工皆不失玉蘭
遺韻若近世所推聞陸諸公則不免虎賁中郎之歎矣余不
能書輒喜論書觀少游先生此卷敢書所見質諸鳳石前輩
並乞告我銅井以爲何如也

程念鞠鄧尉探梅圖跋

方蘭坻繪

余蒐訪藏書故實里中如陳葦汀張學安程念鞠文獻無徵
皆從蓋闕僅知念鞠爲澗蘋之友張白華之弟子旣讀黃蕘
翁宋刊鑑戒錄跋知念鞠一字叔平作宦江西以轉饒歿於
江甯旅次澗蘋爲經紀其身後如是而已惻緣同年出示此
圖讀其詞摩挲其印記始知其名世銓又號鞠莪有別墅在
西磧山中余嘗三至鄧尉顧未游其地香雪園林未知鞠爲
蒿萊否顧玉一詩筆法適美余嘗見蕘翁跋汪水雲詩稱得
自騎龍巷顧氏主人名玉今見此圖又知其字爲於山吾郡
舊聞放失十不存一不意雲煙尺幅之中得以攷前哲之源
流備羽陵之掌故何其幸也意所未宣復題兩絕 潭渚東
西接五湖虎山橋畔塔模餽羣賢縱負山靈約留得張爲主

客圖 印須我欲證枚庵

張白華名思孝號南陔長洲諸生見吳枚庵印須集枚庵又稱其博

學多聞不媿

爲淵源之師 師友淵源略可參矧是故園山色好馬櫻花下

續蘇譚

寓齋窗外馬櫻花一樹盛開余與相緣披圖其下輒清談忘暑

丁酉夏五爲樹緣同

年題時同客京師

汪小樵先生延月讀書圖序

光緒丙申四月吾師卽亭夫子以一幀授昌熾且命之曰此我先人延月讀書圖也桑梓敬止矧循陔之所遺松楸蔚然欲誓墓而未得今吾將歸築解溪之上優游發篋纂過庭之錄子其序之昌熾再拜應教肅然陳几名賢圖象高山於焉景行先正典型匠門之所矩矱修楮百尺清颿颯然叢篁四圍涼月流地永叔方夜聽秋聲之琤錚延平危坐得春氣之

和益展卷肅對杖履如接抑戒之勤豈惟炳燭自來桓生稽古謝氏述先柳玘傳家之訓孫奕示兒之篇貽謀之臧必資簡諒雲東韓氏吾師所自出也旭亭先生亦以鄉校耆彥潛德未曜而桂舫司寇遂崛起爲名臣是穉是養必有豐年故家世澤比于喬木今吾師領袖人倫經綸帝載青瑣密勿早窺延閣之書白屋吹噓大啟平津之館岱宗峩峩眾山所瞻滄海湯湯橫流方亟遐荒問訊朝野傾囑叩司馬之起居祝東山之再出然則鏡湖一曲尙非可乞之時魏闕重還宜蒙不次之用莫爲之先雖美弗彰顯親之大在於移孝是以韋孟誦芬光啟相業惺惺鼎述祖遂揚休命延登之券卽在裴治若夫鄭君禮堂所定李氏書樓所貽杯捲清芬芰荷初服青

松久要且俟異日此則門牆維繫之私亦吾夫子善承櫛書之志也夫

題張篁村寒江共濟圖卷

寒江共濟圖吾吳張墨岑先生與同里盛青樓徐孝先膠城周牧山自淮上同歸渡江舟次作墨翁畫法師黃尊古純以乾墨皴擦神氣葱蔚畫苑皆推重之牧山自號莫釐山人亦善山水青樓名錦字庭堅家木瀆鎮與沈文愨爲詩友孝先名堅號友竹別號緬園吳之光福里人元季耕漁山人徐良夫之裔也許鳧舟丈猶及師事之嘗手書刻其所著烟墨簪錄是時與青樓墨岑牧山同客淮上青樓所主者夢堂司馬英廉牧山所主則師意齋程氏也篁村呼青樓爲甥而青樓

集中有題篁村舅氏廬墓圖詩自是涓陽舊誼然其古松堂詩以小照乞墨岑補景詩並字之此亦古人脫略處又有歲暮自清江浦放舟渡江詩十二首此圖作於癸亥臘月其時其地正同其弟三首云機棹沽來淮市酒一杯先酌故侯祠與篁村韓侯祠下放歸舟句亦合然青樓又云書畫船攜白石翁破裘對擁竹爐風自注時與姜子雪邨同舟而不及張徐二子青樓客淮上久歲晚務閒扁舟歸省或以爲常未敢遽定爲一時作也烟墨箬錄親園有望雲圖卽牧山所作篁村青樓皆題詩於後牧山又爲親園仿思翁畫卷作于乾隆辛酉望雲圖作于壬戌此圖作于癸亥先後不過此三年當乾隆之六七八年也名流聚首更得江山之助各以筆墨誌

一時鴻爪先哲游蹤披圖如見今此卷爲同里潘經士水部
所得以余雖不諳六法粗知鄉里故實屬攷諸先輩之厓略
書於卷尾時光緒辛丑二月同客都門

書秦佩鶴學士湘絃秋夢圖後

嗟乎吹參差而不見江上揚靈睇窈窕以若來帷中含笑神
山在望風帆輒迴煙波渺然嬋媛何處則有總帷緘恨錦瑟
工吟金斗沈香淮海詞人之句紫壇玉鎮沅湘帝子之靈薛
荔山椒芙蓉木末明璫翠羽魂珊珊兮來遲粉盒珠簌淚浪
浪其如瀉皇華節去霜寒策馬之天帝女花開月落呢鵲之
夜繹烟騷於杳冥託滂沱於豪素此佩鶴前輩湘絃秋夢圖
所由作也蓋君奉使之年適賦悼亡之什綸麻初降天上朝

迴錦簾空存人閒夜永寒衣裝篋認壓綫之舊痕遺挂當幃
灑臨歧之別淚麻衣如雪稚子悲啼驪駒在門僕夫催發宜
君之歎歔竄歎不能自己也而且棠梨蕭寺猶虛營奠之期
楊柳都亭暫駐封軺之地過漢皋而解佩涉湘水而聽碣冷
雁一繩溯衡陽而共飛征驂四駢馳江滢而夕濟每當柁樓
寒夢悄然遐想荒郵燈炮抽毫題壁輒復臨觴不歡冰絃獨
撫茫茫碧落抨巫陽使下招歷歷青山鼓相靈而不見以此
言悲悲可知矣雖然憂能傷人達者忘我彭殤可齊尋莊叟
之寓言色相都忘拈優曇而微笑自來作達之論觀空之典
等諸微塵剝土如泡如電豈必仙山樓閣謂縹緲之可尋弱
水津梁指汎瀾而欲涉海枯石爛悠悠此恨山高水長冷冷

誰訴情之所鍾貴受以節僕聞洞庭廣樂張帝所之鈞韶清廟朱絃和神人而疏越君其抱琴往乎世有成連其將操縵而從子矣

題南窗寄傲圖

孫君監庵博聞彊識博攻諸子之學又孰精金源掌故今之樊榭竹汀也逢罹國變蛰居著書鶴逸顧子爲繪南窗寄傲圖而監庵自爲文記之釋其詞若以傲爲病竊謂非病也傲遨皆孳乳字古字祇有敖詩嘉賓式燕以敖右招我由敖古訓皆爲游此傲字亦當釋爲遨游之遨涪翁詩坐牕不遨詞與靖節反而義則同書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游字卽承上傲字下云傲虐是作始爲怠傲之傲吳斗南以上傲字爲

算未必是至謂傲德一言足矣何必重文申明之斷章取義其說良是昨非今是倦鳥知還柴桑之歸也無志於游矣無志於游而託言游此所以爲寄傲焉耳顏子之坐忘老氏之知止南郭子綦之隱几皆此志也余旣爲監庵子廣其義復繫之以詞曰

天地一蘧廬往來皆旅客豈必汗漫游山川在咫尺蘇門有隱君煙霄翥鸞翮長嘯百泉臺脫屣千乘國書魚走藜牀鳴騶隔葭席黃農以上人周秦諸子說流略窺向歆元談析支帛六家旨異同犖然若阡陌鉤沈出燔阮甄微表郵睨中州攷文獻龍門相莫逆豈惟河汾閒長留諸老集論世友其人同抱桑海戚豺虎方塞塗龍蛇紛起蟄桃源寓言耳山樊卽

予宅考槃有甲子依然義熙歷勗哉崇令名碩果誓不食
壬子夏五題於花橋老屋

題王桂樵先生遺墨冊

我姻丈桂樵先生不以書名而眞艸皆優入能品不墜山陰
法乳其季子康吉廣文余妹之夫也搜篋衍得臨池遺墨暨
古今體詩都三十首裝爲三冊出以見示上自虞褚下逮鷗
波香光諸家心摹手追惟妙惟肖王氏自典午渡江而後世
擅書聖宋時秘閣潭絳諸帖暨宣和書譜黃伯思姜堯章所
論書苑名蹟琅邪一族爲多舊唐書王方慶傳金輪時方慶
進十一世祖導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
羣臣令崔融撰寶章集以紀其事翰墨之勳侔於帶礪今康

吉寶藏手澤緝禡補整一鱗片甲護持維謹寄杯棬之深思
與球鐙而並重吳駿公萬歲通天帖歌云王氏勳名自始興
後人書法擅精能蓋青箱家學至於今而未墜也義後有獻
康吉優爲之矣法護僧彌難兄難弟是在後賢願吾諸甥其
勉之丙辰立夏前二日

書銅柱銘拓本後

俄羅斯國其先起於右哈薩部亦曰羅刹強於元寢盛於明
至我朝康熙初屢用兵旋卽受款以額爾古訥河爲界會
議七條用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字磨厓刻之光緒
紀元之十有二載俄羅斯以疆場之事叩關請勘於是憲齋
先生奉天子命馳赴琿春釐定邊界宣布威德俄人奉約

東維謹旣歲事立銅柱爲銘還 朝逾年卽拜廣東巡撫之
命僕以客游羊城得見拓本於以知先生遠猷碩畫受知
黼辰爲不虛也雖古甫申蕃宣之績方召疆理之勳何以
加茲銅柱之制莫先於漢新息侯唐則馬總也五代則馬希
範也新息銅柱一在今憑祥州一在今欽州分茅嶺又於林
邑北岸立三柱爲海界南立五柱爲山界前人引林邑記云
建武十九年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
銘之曰銅柱折交趾滅是其柱嘗有字矣然攷水經注云林
邑岸北遺兵十餘家不反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山川移
易銅柱今在海中據此則林邑之柱在六朝時卽已淪沒波
濤憑祥欽州二柱亦不可考今分茅嶺有二柱卽馬總所立

史稱總爲安南都護立二銅柱於漢故處是其事也粵東金石略云柱當有唐刻字又引州志謂在州治之西貼浪都古森峒明萬歷間有峒民親見之嶺去銅柱半里許交人年年以土培之今高不滿丈字跡莫識蓋覃溪箸錄時深以不見此刻爲憾竊謂新息所立歲遠莫攷希範其人不足道且溪州二柱完好無恙拓本流傳金石家猶可據以箸錄今所存而未顯者惟分茅二柱而已先生偉坊碩德爲國屏翰敷政之暇癖嗜三代吉金文字下逮古匄石墨皆登清秘此柱沈埋荒微倘得訪而拓之俾欽州古刻甯贗碑後又增一種豈不快哉歲在丁亥

書宋仁宗洪範政鑒後

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舊本已佚諸家所輯有孫晴川本
盧雅兩本孔叢伯本陳恭甫本四家之中以陳氏本爲善其
洪範五行傳五事六沴大要皆取諸續漢書五行志鄭君注
則取諸劉昭注顧五行之土五事之思劉昭注全闕陳氏於
思心不容是謂不聖節鄭注以文獻通攷彌逢其闕至治宮
室飾臺榭一節則無可掇拾矣此書所引鄭注容然無思其
他異同可以補逸刊譌者亦不可枚舉今以陳氏本校之惟
金沴木注云人心逆則怒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
來乘殄之此書殄作沴案沴卽傳所謂六沴作殄者形誤耳
又厥咎荼注云荼緩也君視不瞭則荼緩矣此書荼皆作舒
古今字君視不瞭作臣不瞭案鄭於厥咎狂云君臣不敬厥

咎僭云君臣不治厥咎急云君臣不謀厥咎瞽云君臣不明
均以君臣並舉此處不當有異此本作臣不瞭不誤但上奪
君字耳陳本奪臣字而以視字足之非其舊矣又是謂不聖
注云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
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此書通以待之上重思心二
字是下無非字又厥罰常風注云風亦出內兩陽寒煥之微
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此書命上有性字微作證案作證
者是也此字蓋本作微宋人避諱代以證字作微則不可通
矣又時則有脂夜之妖此書有鄭注云夜讀曰腋脂膏所煎
之物思心實也此謂變易八珍作新味者也凡二十五字陳
闕又惟木金水火沴土注云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

強君之異此書亦下有近字絕句異作災又王之不極是謂
不建鄭注王君也此書作皇之不極引鄭注云皇作王君也
乃知傳本作皇鄭君易爲王字與容易爲睿一例陳竟改作
王則傳注皆失其真矣又注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
和之政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此書性情二字倒不
中下有和字又厥極弱注引易曰貴而无位此書作易說亢
龍曰又或云懦不毅也此書毅作恭案毅字劉注作敬是也
恭字避宋諱改陳據他書改作毅非是又時則有射妖注云
射王度之極也此書作王極之度案注又云射人將發矢必
先於此儀之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以儀釋度此節本
言王極則作王極之度於義爲長又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疇

注云陰陽之神曰精氣此書氣作神又時則有日月亂行星
辰逆行此書亂作錯逆行作失次注亂謂薄食門並見逆謂
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亂字逆字同守舍之類下有太公曰
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此鄭君所引古書
僅存於今者陳闕又雜五位復建辟厥沴注云當明其吉凶
變異此書吉凶作沴見又八月九月惟聰首司聰爲聽之誤
各本皆然此書獨作聽注云此月數夏數也此書作此皆據
夏數又口五行相王之次五上一字陳本空圖此書作用又
引子駿曰此作劉向曰又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此書類作
實又傳凡六沴之作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此
書公卿作正卿注下側至黃昏此書則作晡又離逢非沴注

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此書非能作無能又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此書示作沴又禦貌于喬忿及注喬字此書並作驕亦古今字注云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此書喬上有去字案喬忿正爲貌失何得云止則有去字者是矣又忿戾無期此書作無類又禦聽于怵攸注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誨爾誦誦此書灌作囁躑作嚙誦作純囁嚙或爲駁文誦誦與純純必爲三家舊文尙未知其誰是也又禦思心于有尤注云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義不可通此書無有所過欲四字下過字作欲則渙然冰釋矣又禦王極于宗始注云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此作延期無錄字又飲食不享注享獻也此書下有不如獻禮也五字陳

闕又輕百姓注引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此書無下正字又金不從革注金性從形此書形作刑凡此諸文皆可訂陳本之失至治宮室飾臺榭句下引鄭康成曰紫宮太微宮室臺榭之象太微西南有靈臺又內淫亂犯親戚句下引鄭康成曰太帝太子后妃羣妾同居紫宮內淫亂犯親戚之象又侮父兄句下引鄭康成曰天文混爲一體北斗指使四方太微五帝轉相乘貶侮父兄之象又則稼穡不成句下引鄭康成曰君行此五者爲違天中宮之政中宮於地爲土性安靜春夏和烝秋冬收閉人所用殖五穀者無故苗生消惡或秀實不就是謂稼穡不成其他變異皆屬沴風鄭注百餘字皆傳注所未采陳氏欲補而未由者也萬古長夜一

巨豁然豈不快哉然亦有此書誤而可據他書所引以糾正之者如傳時則有華孽爲思心之孽此書移於王極下案王極自有龍蛇之孽則此句實爲錯簡又思心不容鄭注容當爲睿通也是傳本作容字鄭改爲睿今此書凡容字皆竟作睿則誤矣又厥咎眚鄭注故子駿傳曰眚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續漢書劉昭注如此今此書作故曰眊區睿也君臣不立則上下睿矣目少精曰眊案睿爲思心之咎眚爲王極之咎其義雖同而文則異且目少精曰眊是呂忱語非鄭君語此書節去字林曰三字而驟入之誤之甚矣又遇宋諱如敬字皆代以恭恒字皆代以常徵字皆代以證閒有刪節字句以避之者亦未可據以改今

本也此書世無傳本再同太史自明緝熙殿寫本傳錄出以
見示共十二卷以洪範五行傳爲經以諸文爲緯所引尙書
馬鄭注及史記漢書皆與今本有異同不及悉校第卽洪範
五行一篇論之已與覆釜墜甑同其珍秘矣時光緒戊子十
二月二十日

顧亭林先生移祀蘇太義園春祭題名書後

士大夫官於京朝祀其鄉之先哲以爲瞽宗禮也若夫亭林
先生之有祠自何子貞苗仙露諸公始則非一鄉之祀而學
先生之學者尸而祝之以附於私淑之徒者也祠成於道光
癸卯在城西慈仁寺雙松幢幢毘盧閣畔春秋舍菜冠纓駁
逕先生族孫份以所藏遺象裝池成卷凡預於豆籩之列者

皆題名其後道州使蜀以此卷付陳頌南何願船兩公厥後
曲阜孔繡山長沙周荇農歙縣鮑子年洪洞董研樵吾鄉端
木子疇遞司存之子疇先生既歿祀事闕如者四載壬辰十
月同郡許鶴巢比部復約同人補行秋祭是日與祭者二十
六人皆吾鄉人也昌熾甫釋褐亦得從駿奔之後今鶴丈墓
草已宿而先生之祠宇亦無下車脩蘋蘩之薦者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先生之學雖爲海
內學人所宗仰而吾鄉之人尤宜有先河之義永定門外十
里莊吾吳義阡在焉祀范文正於此同年顧康民比部于役
歐洲泊歸以爲如先生者宜與文正並祀詢謀於眾將移先
生栗主敬奉饗堂廡下每歲春秋祭文正日別設一祭以妥

以侑以爲鄉之人矜式甚盛舉也夫以文正光輔有宋相業炳然先生則丁明末造栖栖桑滄之交其遭際不同然文正與胡安定闡明正學濂洛之緒實始濫觴先生博貫天人講求經世遂開熙朝一代儒林之統可不謂先後同揆哉合而祀之誰曰不宜是日與祭者某某昌熾病不克與祭旣成禮康民書來命昌熾爲文書其後時光緒戊戌□月□日

關隴金石志凡例

一編次先金後石斷自元朝爲止

一彝器但摹其文不繪全形

一關中爲周秦故都山川鼎彝往往闕出今所收者必藏其地如蒲城楊氏三原劉氏諸器是也若已出關者悉不著

錄

一山左金石志兼收莒刀齊刀卽墨刀因乎地也今刀幣之屬悉不著錄

一石刻高廣用營造尺金文用慮僦尺吳氏筠清館例也

一有年月者以年月爲次無年月者審定何朝之物卽附其朝之末

一石刻篆隸正書皆依原文六朝以下世俗通行之字與今不同亦宜悉照原碑不容豪髮有異惟行草則參差不一摹刻良難不得不從楷寫

一碑額篆隸皆照原文誌蓋有正書者亦同

一著錄之例碑文前一行先以小字雙行低一格書碑高若

千尺廣若干尺幾行幾字何體書有額者先錄其額前一行記高廣行字書體與碑文同此魏稼孫續語堂碑錄之例較諸家爲善

一碑陰碑側題名亦記若干行若干字並若干列所記姓名依列橫錄每錄一列低二格書右第幾列造像姓名同

一書撰人原刻在前者錄於碑文之前原刻在後者卽錄於後皆低格建碑年月同

一鐫刻姓名錄於末行以末一字距行末二字爲率

一碑文銘詞每句中閒隔一二字不等今亦悉照原文

一造象題名閒有左行者勢難照錄惟于前一行注明左行字樣

一殘碑如安陽五種之類卽以原石一行爲一行雖筆畫殘缺僅存半字者亦必摹錄以存其眞

一題名如華陰嶽廟邠州大佛寺多或百餘少亦數十若依年月雜廁各碑之中未免失之瑣碎今依金石萃編例以地相從彙錄爲一

一石刻佛經但書年月款識不錄經文

一女眞西夏皆有國書碑茲依原文摹錄有釋文者增書於後

一開成石經 國朝通儒具有考訂專書茲不著錄

一前人金石之書不收法帖畢中丞記如蘭亭序藏眞帖之類亦皆著錄未免體例不純今皆從略

一瓦當文字如蘭池宮當上林農官之類塙在關中者亦皆著錄

一古碑已佚經後人重刻者亦皆著錄仍以原碑年月爲次至市賈翻本妄人贗造概所不取

一所錄石刻有拓本者皆據拓本無拓本者卽據前人著錄之本若並此而無之亦增其目於後以俟好事者訪拓焉一石刻漫漶審釋不易前人著錄閒有誤奪今有拓本可勘者列其異同於後

一新拓精本所存之字儘有增於前者亦爲舉出

一前人著錄尙有全文而今殘泐已甚者先錄今拓本舊文低一格附書於後若稍剝蝕則依金石粹編例將舊有今

無之字小字旁寫

一今碑已泐而撰人猶有文集流傳其全文尚在者亦低一格附錄於後

一金石古刻可證經典卽漢魏以下諸碑亦可糾史文之闕訛刊地志之踳駁今擬有可攷者攷之無者蓋闕但記石在何地或爲何人所得

一攷證低二格錄前人之說下注出某書以別之

一明以後雖不著錄如有看款題跋卽刻古碑之上者亦附其碑之後

古石軒讀碑記

城西怡老園者明王文恪公別墅也 國朝康熙元年改爲

布政使官廨其地水木明瑟軒宇疏敞奇礪側立若蛟將翔
圍牆俯窺列雉皆見喬木孤挺鬱然千尺雜花競秀間以四
時韋叟之宅人識其故居鄭公之鄉名成於舊德今方伯貴
筑黃公賈孔大師檣戟良彌檐帷所至輒締古歡簿領之餘
不忘雅訓雍涼之域樂石所萃商周鼎彝漢唐碑碣間出耕
犁亦藏梵剎方伯先後得隋石二唐石二元石一遂自秦中
輦於吳下構古石軒以爲藏弄之地土花剝落無非鬱林之
裝金薤紛披恍如羽琤之穴歲在戊子律中蕤賓之月授簡
命士飛觴集賓甄絕業於淹中繼流風於鄴下昌熾湖海倦
游奎衡下走行裝甫脫卽預斯游斯時也梅雨浣衫荷風拂
幌發櫝驚歎覺觸手之古香整衣欲拜眞銘心之絕品夫有

隋書法下啟三唐然自開皇以逮大業傳世所及不過三十

餘年箸錄諸家僅有二百餘種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續錄及繆筱珊太史所續合計之

隋碑不及三百種而且贗刻滋偽趙錄所收龍池寺舍利塔銘重模美人董氏墓志皆偽作也

失眞孫氏所收歐陽信本書姚辯墓志李靖上西嶽文皆後來重刻常醜奴志李香巖沈韻初兩本皆有

蘇齋跋皆丁道護碑臨川李氏藏拓本碩果僅存垂棘比貴

元公姬氏斷裂於風霜常州陸氏藏太僕卿元公及夫人墓志皆佚存一角李喜趙芬

茫昧於雲霧莫不賸龍片甲窺豹一斑得打本一通便矜傲

帚溢逸文數字如擁專城今公所藏吳嚴李則二志篆蓋無

闕制作可珍文字貫穿歲月清明海內藏家皆所未覩洵希

有之珍矣至若法澄塔銘彭王書撰弇山尙書所箸錄潛確

老人所攷稽顯聖殘幢經咒兼列唐尊勝陀羅尼幢皆先刻

序次以經咒至宋元則單

刻咒者居多
稍備陋矣

普救古刻唐梵並書亦足補佉羅之逸文資攷

訂之實學昌熾才識駑鈍精力銷亡然而向歆之略夙所究
心歐趙之書嗜之成癖北游燕齊南達粵楚往往野田叢剎
塊石獨語椎甃蓄於行囊縞紵介以翠墨所得經幢拓本約
五百通讖旬遼金元幢一百餘通前賢未見卽新修順天府
志亦多未收竊謂此經傳自文殊師利譯於罽賓沙門保定
權輿垂拱潤飾開寶而後作者愈精遼金以來行之益廣自
來通儒碩學以其出自梵言著錄蓋寡金石萃編所收不及百種不甚搜
訪以故斷礎沈埋竈觚■■城旦著以治繇牧豎從而敲火
亦有難登之坂不到之寺片石空山千載寥寂蓋西北諸省
鬱而未顯者不知其凡幾也妄欲專門輯錄彙爲一編作金

石之附庸廣前賢所未見而鴻寶日出蒐討綦難倘許一櫛之分以資嘗鼎百朋之錫俾觀奇琛公之賜也非敢請也

游邠州大佛寺記

邠涇之間高原巖業右隴左秦巖壘鎖鑰鳴咽溝水出巨峽而彈箏湏洞邊塵挾流沙而入甕僕以壬寅初夏弭節西邁自渭爲梁于幽斯館津吏馬首山川能說疊錯犬牙井邑相望巍然高閣鬱觚棱而特起者古之慶壽寺也布金在地出自東陵故侯鑿石爲軀踰於西域眞象一佛二尊者俠侍其高八丈五尺一體一堪一堪一級自頂至踵浮屠五成承露中空若穿屋漏衛以欄楯俯闕井榦雙林趺坐忽聞獅子吼聲兩廡翼張有如鳥數飛狀其地前臨達市後倚巉巖厓竇

豁開豁壁立導者告余曰此皆僧寮也蓋以一布肘地因
山起刹海眾雲集無以安禪盤坏而遁本陶穴之古風拾級
可登有檐巢之遺製石膚欲雨森若砭肌徑髮如雲劣僅容
趾安石牀而挂錫密若蜂棲攀鐵絙以爲梯捷於猱附始知
一粒粟中果有世界但容蒲團卽能說法藐茲藕孔亦可藏
身周覽石室黝無日光四壁題名閒以造象當畫秉炬捫苔
蘚而讀之般若梵文斷自金輪之歲與可題字證諸玉局之
詩唐宋以來千有餘禩歐趙諸家迄未著錄良以邊郡僻左
椎搗旣尠巖洞竊深可蔽風雨寶藏未洩石壽能延惜乎志
乘無稽簡書可畏宗門談帚但憑老衲臨風書苑謨觴難比
右軍快雪於是登高遐矚喟然舒歎陟則在巘逝者如川其

川涇洩攻職方之古訓自土沮漆遡公劉之始基廣武高原
亦曰宜祿蒿店後臨蕭關前控崔嵬如削塞九泥而可封栲
栳爲圈引車輪而欲轉昔唐太宗破薛舉於淺水原卽其地
也荒煙斷甃廢壘猶存落日哀笳礪樓尙峙此一界相卽古
戰場後有來者視爲傳舍偉哉金仙氏之教也夫以鄂公材
武遭際英主嘆喈宿將旣兵符之在握馳驅暮年猶橫槊以
爲雄而乃解發息機皈心淨土藍田罷獵是故將軍紺宇檀
施爲功德主招提奉佛近依黃竹爲鄰導引游仙託言赤松
招我豈惟迴嚮是眞見幾至於涇原諸帥籌筆臨邊華州兩
生棄繻出塞籠紗在壁曾聽飯後鐘聲捧硯登樓更俟童隅
燭跋酒酣以後墨瀋橫飛年月姓名大書深刻卽今三垂宴

然剝竿不墜有客信宿載石癖而俱來我佛慈悲屹金身而
不壞其西一室埽地爲壇如馬鳴王別開道場一雞飛地等
於鄰比大巫小巫爲喻識者哂之一佛千佛同歸適焉至此
望川涂其尙悠揖山靈而言別黑水湯湯方舟而濟芮鞠旣
卽亭口中頓憑軾抽毫書付小史時維光緒二十八年四月
十有四日也

劉孝子徵詩啟

宣尼孝經每章繫以詩詞梁帝孝傳當首皆爲序贊良以孝
者宙合之庸行人倫之偉坊苟非長言咏歎巨筆表襮曷由
闡幽光厲末俗是以六篇旣亡遂有束皙之吟四庫所錄不
遺林同之什我同年劉君海珊世居武昌其高祖二度先生

南州雅望西域化身至性蘊於嬰睨夙慧證於阿耨過青峯
之寺生有自來望白雲之廬殤而如在蓋甫成童之歲卽丁
失怙之悲事母嚴躬躬然敬也裹鮮晨膳則循咳以趨窗雞
夕鳴則刺聞而問昊天不惠瘋憂浮臻白日欲匿痛長繩之
難繫青霜旣零歎貞蕤之遽彫先生痛深鮮民悲逾鞠子哀
呼達旦里巷聞而罷舂絕噬兼旬朋舊憂其滅性至於馬鬣
旣封雞斯未改負土郭外柱楣不翦聖室墦閒藜藿僅充往
往祥烏畢業猛獸皆馴寒風欲來撫宰木而已拱疾雷奔赴
披叢蒿而不解時或搶地長號呼天追慕林谷爲之索欷川
原從而增愴翠栝斑駁亦染淚痕白楊蕭條爲助哀歎嗚呼
孝矣今者歲月已徂流風未歇休聲所播與江水而俱長盛

德必昌知門閭之將大海珊同年早通朝籍卽賦遂初眷念
祖芬思垂不朽竊謂郭巨食堂感孝作頌孫綽諒闇表哀爲
詩自來皋騫之行託諸簡策則傳世愈遠形爲咏歎則感人
易深海內君子其有蕭廣濟師覺授其人乎則請以通人之
詞寫孺子之慕庶幾白華後出亦登太史輶軒黃絹新詞不
僅才人涉筆旣可景行先哲抑亦風厲後來也謹書小箋以
爲嚆引

航海迎師圖徵詩啟

代

嗚呼呂梁旣濟思作楫之功虞淵不沈論擣戈之效昔者赭
寇變起東南魚爛沿江赤緊遂無堅城列郡清嘉幾成甌脫
惟上海危雉斗懸瞻烏爰集其地控吳越之交爲華夷所萃

島岷互市海客槃游樓臺百重湧金銀於天平門戶一綫通
輪楫於地維開府旌幢寄侯冠蓋並以此爲僑治之郡進規
之鄉撫綏流亡支持殘剩江浙子遺歸之如市惟是強寇在
郊軍書旁午牽失律之帥以爲扞城驅無藉之民以當鋒鏑
制挺羣譁有似兒戲積薪將焚猶思晏眠紳組嗟歎僣佻訕
笑當斯時也郡紳顧子山先生自楚夏歸具言曾文正公師
于東討幕下黃頭權郎白羽軍督凡所簡署罔非將才取其
偏裨足當大敵於是馮公林一潘公季玉具牘當事移書乞
援秦庭七日之哭以責包胥平原十人之從誰爲毛遂共舉
太倉錢敏肅公及先大夫航海往樓船十丈赫蹏一丸醺酒
蛟宮挺身虎穴逕越天塹遂叩鈴轅曾文正公猶以上海僻

在偏隅難規全局逆流仰攻爲兵家所忌築室聚訟有幕府之言將不得所請矣先大夫及敏肅公陳說百端繼以流涕文正公迺慨然動容曰行矣吾爲子出師遂疏請於朝以今爵相合肥李公統率勁旅來滬視師李光弼之軍容旌旗盡變程不識之師律刁斗加嚴竟以一隅之地克收百戰之功閭井晏然河山無恙先大夫由是以書生起家浮膺薦剡閒關戎幕十有餘年奉旨以道員發湖北候補晚歲失明移牒歸里未及俶裝遽以不起嗚呼痛哉竊念先大夫同時羣公遭際時會建牙持節錫書分茅方召元臣褒鄂上將莫不圖形麟閣紀伐鴻都而先大夫連蹇一官賁志竟歿平時奉身躬躬謙若不及海上之事絕口不言嗚呼痛哉不孝絕

域遄歸故山索處感歲華之易謝愴音微之不留用敢追溯
庭聞旁撫輿誦寫波濤於紙上猶作軍聲徵翰墨於寰中冀
光家乘尙蘄鄉邦先達橫舍故交儒林丈人當代君子錫之
篇什俾爲世守庶幾附青雲而上碑誄同珍賡白雪之詞楹
書共弄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